

溫煦的陽光灑落停格於靜默之中的午休，一片均勻的呼吸聲中偶而傳來喜鵲明亮的叫響。又是一個靜謐沉睡的午後，眾人皆已沉浸於安祥的夢中，而我獨醒，於是，我看見了他。

第一瞬間，心臟的悸動令我險些喘不過氣來。他的輪廓在一片金光之中淡淡地勾勒出，嘴角掛著隨性的笑容。不錯，他的臉並非如潘安般的瀟灑俊帥，相反地，他的眼因為他的一笑而彎得像眉月似的，細而彎，彎而小。但我的心卻如被重錘錘過般，深深地為他那「傾城一笑」而滿懷感動。朦朧的意識不在朦朧，惺忪的睡眼不再惺忪，此時的我已深陷泥沼之中，無人可救。

第二次巧遇他，心中卻已無那股悸動，彷彿前一次的騷動是莫名的，是虛幻的。那次不期然的小觸動難道是假的嗎？或者，那正是所謂的「一見鍾情，再見了情」呢？答案不得而知。但那如陽光般溫煦的笑容卻始終縈繞於我抱有困惑的小小腦袋中，就像是激情過後的逐漸冷卻。他的臉上或許永遠帶有隨性的笑容，但那個午休，那股悸動，卻是獨一無二，絕無僅有。

十餘年的生活之中我見過不少笑容，燦爛的，偉大的，苦悶的，解放的.....但這次的小觸動卻撼動了我的心弦，令我不禁要跟隨著起舞。這種感覺或許將成為稀有的「保育類」，所以我將帶著這畢生難忘的記憶四處奔走，並且在腦中重覆著播放這個畫面，直到人生盡頭。一個小觸動，撼動全世界。